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十四

古詩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

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

王仲宣張景陽皆作七哀詩黃鳥哀三良亦其義也趙云選有七哀詩名曹子建

王仲宣張景陽皆作焉止一首而名七哀詩特取其義耳注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

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子建之詩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

歎仲宣之詩專哀漢亂景陽之詩雖再賦前則哀人事遷化後則哀帝室漸衰今公

八篇以哀八公而名八哀詩。侯傍選詩題
目耳。八人皆故矣。舊本四篇作故字。四篇
作贈字。誤也。蓋傳本或公所謂八公前後
存沒之語乎。公特言八公存沒。或前或後
如某甲歿時某乙猶存。而詩不能詮次其
歿之前後耳。記曰：我欲作九原。又曰：死而
可作。吾誰與歸。王公思禮。李公光弼。皆良
將。公傷盜賊欲作其死。以為用。故主二公
為首。興起者作之。謂矣。至
歎舊懷賢則通言下六公。

贈司空王公思禮

思禮加守司空
上元二年薨贈

太尉謚
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劄翻

趙云思禮上元
元年加司空次

年薨。雖贈太尉。以薨時官稱之。按史為羅
人。故云東夷。後漢徐禹傳。父老童稚。此所

先見者元魏成淹曰羔裘立冠不以弔此
童稚所知也隋煬帝言薛道衡我少時與
之行役輕我童稚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
帝書揮勁翻張景陽七命落勁翻刷字沈
休文和謝宣城詩將隨
渤解去刷羽泛清源
追隨燕薊兒穎銳

一云
物不隔
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

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趙云按史思禮
父為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所謂追隨燕

薊兒追隨字曹植詩飛蓋相追隨燕薊兒
猶山簡傳所謂幽并兒平原君傳毛遂曰

使遂早得處囊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

趙云按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
郎將周祕事翰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

從討九曲九曲接西戎地流沙在其外意
無流沙磧言輕視西戎不以為意無字則

左太冲詩志
若無東吳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

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

左傳盜賊充斥杜
田補遺前漢嚴延

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

趙云按史
加金城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

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

釁唯倚思禮耳犬戎指吐蕃
師云史記

郭解傳解為
人短小精悍

貫穿百萬眾出入由咫尺馬

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

薛云前漢書冒頓
作鳴鏑習勒其騎

射應劭

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

思禮以
拔石堡

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蔡
琰詩馬鞍懸虜頭鳴鏑匈奴以射頭曼者

班固為竇憲
刻燕然銘

九曲非外蕃其玉轉深壁

薛云

唐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昏以左衛大將軍揚矩為送金城公主使後矩為鄯州都督吐蕃厚賂之因請河西九曲地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尤與唐地近自是復叛傳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趙云舊本出入由字應是猶字方有義洗劍青海刻銘天山皆言戰勝深入青海天山皆西戎地思禮既從討九曲則非外蕃矣轉深

飛兔不近駕

壁言吐蕃主逃遠地為壁壘淮南子夫待驥杜田補遺飛兔古之神馬兔善走躍而復能飛以名馬其駿快可知淮南子夫待驥

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凍孔璋答東阿牋飛兔流星超越山海

龍驥所不敢追駑馬可得齊足哉魏志呂布有馬名赤兔能馳城飛塹故語曰人中

有呂布馬驚鳥資遠擊十二歲翰征九曲

中有赤兔驚鳥資遠擊思禮後期欲引斬

主上

文

之續命使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曉達兵
斬却喚作何物諸將皆以是壯之

家流飽聞春秋癖曾襟日沈靜肅肅自有

適趙云驚鳥鷹隼之屬傳驚鳥之擊月令
鷹隼早擊兵家流漢藝文志兵家者流

凡百八十二家春秋癖晉杜預雖為將軍
有左傳癖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

廟中但見禮樂器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

無所施元帥見手格潼關密語翰誅國忠

又欲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敗思禮為
偏裨而謀不見從翰遂被擒元帥翰也萬

乘天子辟易播遷趙云辟讀從關易音
周易之易項籍傳揚喜騎追羽羽還吐之

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
張而易其本處今言明皇乘輿播遷也蓋

至德十五年六月辛卯吐蕃將火拔歸仁
執哥舒翰叛降于賊遂陷潼關京師大駭
甲午詔親征遂幸蜀元帥指去太子入朔方
翰見手格為敵手所格而去

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云趙

太子肅宗七月丁卯以皇太子為天下兵
馬元帥北收兵至靈武裴冕等奉皇太子

甲午即皇帝位至尊狩梁益又申言明皇
纏伊洛言祿山兵在東京中原氣則長安

一帶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翰既敗潼關
不守玄宗幸

蜀太子入靈武圖興復而羣臣勸進遂即
位以從人望思禮奔行在趙云易係辭

聖人之大寶曰位塞望勢敦迫言塞公時
天下之望其勢出於裴冕等所迫也

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

卷之六

玉冊天王拜跪畢讓議果冰釋思禮至行在上責其

不堅守坐燾下將斬之會房瑄在蜀奉太

禮趙云言跪受房公玉冊肅宗初欲誅其

將欲誅之意莊子渙若冰釋翠華卷飛雲熊

虎巨阡陌屯兵鳳凰山師云理帳殿涇渭

闕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

上林賦建翠華之菱蕤卷飛雪言其時之

在冬一作雪中飛非周禮熊虎為旗巨阡

矣屯兵鳳凰山方是言兵旅也帳殿曲水

孝綽曲水宴詩皇心曠樂飲帳殿臨春

治林卷十四

帳殿關於涇渭則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

在平涼乃渭州則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

關禮既釋尋副房瑄戰便橋不利更為

馬使守武功以控賊及廣平王收復思禮

入清宮師云史馬援擊五溪蠻夷進壺

頭搯其咽喉趙云金城唐蘭州郡名今

武功也前漢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臣

贊曰稱取其堅固也乃墨子金城湯池之

義師古曰一云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

城金西方之行也咽喉字史中夏為咽喉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

搯

關禮既釋尋副房瑄戰便橋不利更為

馬使守武功

以控賊及廣平王收復思禮

入清宮

師云史馬援擊五溪蠻夷進壺

頭搯其咽喉

趙云金城唐蘭州郡名今

武功也

前漢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臣

贊曰

稱取其堅固也乃墨子金城湯池之

義師古曰

一云以郡在京師之西故謂金

城金西方

之行也咽喉字史中夏為咽喉

搯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

之故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杜田

補遺揚子雲解嘲蔡澤山東之匹夫也西

揖疆秦之相搯其咽喉亢其氣新史思禮守

武功此搯金

城之咽喉

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

有從公歌

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野多青青麥

云左趙

傳武有七德而禁暴居其首事則本傳言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也爽氣借用晉王

徽之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今言山川之氣清爽如雪霰之漸瀝字出雪賦巷字詩巷

無居人歌則歌此也莊及夫哭廟後復領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

太原役

郭子儀收復兩京時太廟為賊所焚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

謂廟諱罪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趙云於思

禮諱用哭廟字由思禮先入清宮乾元二年代李史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乾元二年代李

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然謂之復領太原役則已前亦嘗在太原矣而史不載無

可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窳不得見清時

上元二年恩禮薨廣德元年史朝義滅痛其不見時清也嗚呼就窀穸

左傳唯是窀穸之事永繫五湖舟傷其不得功成身退悲甚田

橫客田橫死賓客聞之從死者五百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千秋汾

晉間事與雲水白趙云汾晉言河東前句復領太原役必兩次在

太原宜有顯績歷千年如雲水之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

績廉頗藺相如古名將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趙

形容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藺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漢史有文苑傳

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太原一偏將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

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眾怒

四八三
上七
六
利

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遂殺景山左傳
晉靈輒報趙宣子一飯之恩倒戟於公從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

唐李光弼傳光弼營州人善騎

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天寶十三年郭子儀薦之堪當闕寄祿山亂玄宗幸蜀肅宗理兵靈武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晉陽太原趙云光弼加檢校司徒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據為司徒已前事稱其官耳按史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晉陽河東太原北收晉陽甲言用河東太原兵矣傳雖不著可以意逆之晉陽甲字公羊定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討君側

之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

薊北斷右脇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

賊將史思

明等四偽帥來攻城光弼麾下眾不滿萬皆烏合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

急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級又破思明于嘉山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北

趙云明騎攻吾城傳言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鏡陽者矣晉劉琨長嘯而胡騎退却世說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意思甚不愜

傳其安若泰山危如累卵右脅佛書有左脅卧右脅卧之語而斷右脅換傍斷匈奴

右臂言也觀公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云平盧兵馬在賊左脅今所謂

右脅正此義也前漢高祖五載而成帝業光弼屢戰勝所以斷薊北之脅

蘇朔方之氣使萬民得見帝業

二宮泣西

郊九廟起頽壓

至德二載郭子儀收復兩京權移神主於大內長安

殿上皇謁廟請罪今云二宮蓋并肅宗言之西郊則上皇自蜀歸京師之郊九廟往

注在詩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

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

乾元二年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

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

甚熾光弼議洛不足抗賊遂檄官吏令避寇引兵入二城賊憚光弼頓兵白馬祠不

敢西犯宮闈遂戰於中潭西大破逆黨賊走保懷州通云唐史史思明乘勝西嚮

光弼斫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屈之以計然洛無見糧

危備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陟陝兵公保遺關可以持從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

不必如... 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敗則守
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也遂悉軍
趙河陽賊帥周摯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
禽周摯及徐璜玉李秦授矣惟太清挺身
走思明未知猶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
之光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太清襲懷州守
灌懷州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
師獻俘太廟今云未散河陽卒則方悉軍
河陽時也偽臣妾則思明必嘗僞降自碣
石來與火獵皆不載於傳而固有此事也
碣石海畔山在冀州之域則兵仍自北來
也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獻大
捷傳所
謂獻俘

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

河汴千里初妥帖

異王以非劉氏而王者
杜田正謬光弼以功封

臨淮王非謂非劉氏而王小敵信所怯謂

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

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恠也趙云異王異

元年封王後書收許州破走史朝義不見

怯小敵鎮河汴事若相州北邛之敗則魚

朝恩為之又非可言小敵也又乃在封王

之前當俟博聞妥帖字青蠅紛營營風雨

文賦或妥帖而易施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趙云唐

北邛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

骨程元振尤嫉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

傷者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

冠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

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

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